



《千岛日报》2018年2月10日：

【译文】2018年同步地方首长选举的图像

与2017年地方首长选举不同，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雅加达省长选举；2018年地方首长选举，竞争气氛已经在一些地区凸显，不论是在爪哇岛或者是在爪哇岛以外。竞争紧张气氛至少出现在五个省份，即西瓜哇、东爪哇、中爪哇、北苏门答腊和南苏门答腊。这个现象确实吸引人，因为这五个省份拥有1.082亿的选民，占2018年地方首长选举的选民总数1.607亿的67%。从理论上，倘若政党或政党联盟在这五个省份胜选，可能有机会也赢得2019年的总统大选。

“三位一体”的政党联盟

虽然如此，不易发现政党联盟或政党之间合作推举准候选人拥有一种“方案”。尤其是在171个地方结成同一个联盟的“方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形成的政治联盟不只是因为每个地方各有不同点，而且也是非常多样化。在中央互相“敌对”的政党，恰恰在地方上能够携手合作，不论在省级或者县级和市级。

比如，斗争民主党能够和民主党在中爪哇组成联盟，推举坎查尔·伯拉诺沃(Ganjar Pranowo)一泰伊·雅辛(Taj Yasin)成为中爪哇正副省长候选人组合；同样的，在东爪哇，民族复兴党和斗争民主党推举赛夫拉·尤淑夫(Saifullah Yusuf)一布蒂·昆杜尔·苏加诺(Puti Guntur Soekarno)为正副省长候选人，最后还获得大印尼运动党和福利公正党的支持。

唯一拥有政党之间合作方案的是大印尼运动党、福利公正党和国民使命党，这三个政党在五个地区结成三角联盟，即西瓜哇，中爪哇，北苏门答腊，东加里曼丹和北马鲁姑。这个“三位一体”的政党联盟不单单在地方首长选举互相支持，而且也积极试探结盟共同推举伯拉波沃为2019年的总统候选人。

未来的总统大选，至目前能成为佐科维竞争对手的只有伯拉波沃。这位大印尼运动党总主席也是党辅导理事会主席，也是唯一在目前所有的2019年总统候选人当选率民调结果居第二高的政治人物。

不过，大印尼运动党、福利公正党和国民使命党的联盟，对扩大伯拉波沃在2019年总统大选的支持基础能达到何等程度，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其中的问题在于这种政治联盟是松散的，而且联盟的基础不是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而是更倾向于短暂的政治利益。

在上述选民最多的 5 个省份，大印尼运动党、福利公正党和国民使命党的联盟只是在中爪哇和北苏门答腊显得牢固。而在西瓜哇，国民使命党是“半心半意”支持苏特拉查特(Sudrajat)－沙伊古(Syaikhu)，因为之前福利公正党承诺要支持德迪·米兹瓦尔(Deddy Mizwar)。这位西瓜哇副省长加入民主党后，他和 Dedi Mulyadi 被民主党和从业阶层党推举为正副省长候选人；在东爪哇，支持赛夫拉·尤淑夫和布蒂·昆杜尔·苏加诺的大印尼运动党和福利公正党，恰恰和支持科菲法·英达尔(Khofifah Indar Parawansa)－埃米尔·达尔达(Emil Dardak)的国民使命党分道扬镳。在南苏门答腊，支持阿古斯·阿利芬(Agus Arifin Nu'mang)－丹利巴利·拉莫(Tanribali Lamo)的大印尼运动党，与支持努尔汀·阿卜拉(Nurdin Abdullah)－安迪·苏迪曼(Andi Sudirman Sulaiman)的福利公正党、国民使命党又不同，后者也获得斗争民主党的支持。

政党培养干部的失败

2018 年地方首长选举中，另一个凸显的现象是，一部分政党是倾向于推举自己党干部以外的人物。这些非党干部的人选相当多元，有军警将领、不同政党的现职官员、官僚直至宗教精英和艺人。举例说，斗争民主党至少推举四位退伍将领为正副省长候选人(在西瓜哇，马鲁姑和东加里曼丹)，有来自国民军的或国家警察。大印尼运动党至少提名三位退休国民军将领为正副省长候选人，即在西瓜哇、北苏门答腊和南苏拉威西。

在北苏门答腊，民主民族党恰恰推举别党的候选人，其实现职官员，即登古·埃利·努拉迪(Tengku Erry Nuradi)已经有领导北苏门答腊的经验，他不仅是党干部，而且是当地民主民族党区域领导理事会主席。对这种政治现实，没有更恰当的解释，除了显示出这个政党培养干部的失败，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党浓厚的政治实用主义。

政党培养干部的失败也能说明，为什么 2018 年地方首长选举单一候选人组合的数量更多。直到选举准候选人登记的截止日期，至少在 2018 年同步地方首长选举中有 13 对单一的候选人组合，这比 2015 年同步地方首长选举只出现 7 对单一候选人组合和 2017 年出现 9 对单一候选人组合更多。

除了干部的因素，单一候选人组合的增多，似乎也与候选人获取政党或政党联盟提名，所要付出的政治费用越来越高有关系。同时，拥有高当选率和拥有巨大资金支持 的现职官员候选人包揽了政党的支持，使单一候选人组合获胜的机会就更大。

更加昂贵的政治经费

自 2005 年以来，地方首长直选背后的一个大问题是候选人的提名仍然集中在雅加达的政党中央领导人手上。一个政党在地方提名的候选人或者候选人组合，不论是省级或者县级市级，必须获得党中央领导人的推荐书并由党总主席和秘书长签署。如果没有附上党中央的推荐书，所有地方普委会将拒绝一个政党的候选人组合的登记。

这种推举候选人过程带来的影响是出现党地方理事会和党支部对中央理事会的依赖。由是，地方理事会对中央理事会的高度依赖，引发地方理事会为获取党中央的支持推荐书而陷入政治交易。其后果推荐书成为党地方理事会和有意成为候选人者争夺的目标。可以推测，数十袋甚至数百袋现金会从地方流入雅加达中央理事会和理事的口袋。

所以，玛达利帝(La Nyalla Mattalitti)公开承认他为了成为东爪哇地方首长候选人，被某个政党“敲诈”几百亿盾，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个冰山就是地方首长选举中的政治经费和金钱政治。

一位党理事曾经说，这个推荐书的“价格”各有不同，要看这个地方的经济潜力和候选人的资格。经济上有战略性和具潜力意义的地方比“一穷二白”的地方价格更高。

同样的，非党干部资格和当选率不高的人物，比当选率高的党干部的“价格”会更高。如果候选人是有知名度的公众人物，是党干部和又有高当选率，政党就不会要求太高的“嫁妆”，而只是“一些”作为宣传和竞选费用的政治经费。

政治经费昂贵严重的后果是胜选后组成的地方政府，将是贪腐和搞官商勾结的根源所在。准候选人付出的几十亿盾的政治费用，一部分是投资者的投资，若当选后几乎不可能靠地方首长的薪金付还。唯一的方式是牺牲公众的利益，让那些由地方财政预算案融资的建设工程，成为曾为他“出资”的投资者的肴饌。

印尼科学院调研教授 Syamsuddin Haris

(《罗盘报》2018/2/5，一方译)